

社会斗智奇情小说
「台湾」鲁帝著



齐人福

(下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台湾] 鲁帝 著

社会斗智奇情小说

齐人福
(下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下 集

三十二 面目姣好骚狐心

赵忆文看过第二则恶毒阴险的征婚启事，在羞怒痛心之下昏倒，醒来时，应征的青年人，已经到了十来个，门铃响起来。

当然忆文没有想到，她的号召力如此之大，马上会有人趋之若鹜。她擦脸开了房门。

门外十来个小伙子，乍见这位婀娜多姿、梨花带雨的美人儿，个个都面带笑容，躬身施礼，说：

“赵小姐，我们是来应征的，由于可能人太多，请马上予编号，排队等候面谈。”

赵忆文倒抽一口冷气，“蓬”然关上房间，倚在门上，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悲忿和委曲，不由泪下如雨。

可是门外的青年人却不知内情，立刻鼓吵起来，加之应征者越来越多，外面闹成一片。

其实港九并非男多女少之地，而是赵忆文素负艳名，港九青年早已垂涎，过去只是没有适当机会而已。如今公开征婚，自然轰动一时了。

不到半小时，门外估计已有六十余人，由于大家都想争先，一齐挤向房门，于是发生争执，继而动武。

接着是一场肉搏于焉开始，打得头破血出，鼻青脸肿。

可是这事没有弄清，受伤的自然不得不弃权，未受伤的以及后来的，仍抱着希望，房门拍得震耳欲聋，门铃一直不停地响着。

最后旅馆负责人赶来一问，有些还拿着报纸，说明是来应征的，负责人也不能怪这些青年人，于是他叫着门，说：

“赵小姐，既然登报征婚，人家来应征，为何不接待？却使人家在门外鼓吵？”

赵忆文嘶声说：

“我没有征婚？”

“没有征婚？”负责人说：

“报上的名字容或有同名同姓者，可是连本旅馆的房间号码都没有错，你能否认吗？”

“我没有，绝对没有。”

负责人不悦地说：

“赵小姐，我知道你是富家女，大概爱出风头，想利用本旅舍，制造新闻，抬高身价。可是本旅馆绝不欢迎这一套时髦玩艺，你快开门设法解决吧！要不，我要到差馆报案了！”

赵忆文芳心绞痛，既然爱人已和孙恰恰订了婚，即将结婚，自己今生已无希望，而目前如果不妥善应付，必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于是她咬咬牙，说：“偏劳您一下，请应征者把自传留下，并留下通讯处及电话号码。明天我决定选择其中条件最好的数人接见。”

旅馆负责人立即宣布了这件事，半小时后恢复平静，负责人拿来二三十份自传，说：“赵小姐，在其他旅社来说，也

许非常欢迎这种噱头，但本旅社绝不以这种方式作号召，你如果不介意，可以另换一家旅社。”

赵忆文说：

“好吧！我马上走，请为我算算账。”

这天下午她住在一幢民房中，开始看那些自传了。她才看了三四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些应征者，都是港九的豪门，不论家世及程度都是一时之选。

看完了二十八份自传，其中有一个名叫郑旭的青年人，为东京华侨航业巨头的独生子，据估计财产在五亿美元以上。

赵忆文毫不考虑拔了电话，说：

“我找郑旭听电话。”

“我就是。”原来他一直守在电话旁等消息，因为他自信自己的条件可以压倒所有应征者，他激动地说：

“你就是赵小姐吧？”

“是的……”忆文说：

“郑先生，我必须声明，这只是择友，还不能算得征婚……”

“是的，我知道……”

赵忆文说：

“郑先生，我的脾气很坏，你能忍人之所以不能忍吗？”

“当然能！”郑旭说：

“赵小姐，我愿意终生作你的忠实仆役。”

“那太不敢当了！”忆文说：

“你能听我的指挥吗？”

“绝对能。”郑旭说：

“我只希望自己有这份幸运，能和赵小姐单独谈谈。”

“好吧！”忆文说：

“下午六点，请到这里来。”她说了地址。

“真的？赵小姐？”郑旭惊喜过度，似乎有点不信。

忆文说：

“当然是真的，希望您准时到达。”她挂断了电话，耸耸肩自语说：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管他！爱情既然可以当作口号，这种口号谁都可以随意运用。”

六点整，郑旭驾着豪华汽车来到小洋房门外，这人二十八九岁，颇为英俊，加上崭新的西装，高级皮鞋，以及名表，镶钻领带等饰物，更是气派。

其实最惹人瞩目的，是他这辆车，名牌劳斯莱斯，一九七一年出厂，一些闪闪生光的边角部分包着十四开金，即使港督的座车也瞠乎其后。

郑旭进入大门，赵忆文站在客厅门外迎接，在这一刹，赵忆文心想，如果我不作情感的奴隶，这个人也许是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尤其在目前的一般少女来说，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等对象。

“您就是郑先生？”

“是的。”郑旭上前和她握手，心情太紧张，手有点颤抖。

因为忆文也略为打扮一下，她本来就很美，这一化妆，更是艳丽动人。加之那一套迷你装，长短恰到好处。那一双看来像是奶油和巧克力塑成的小腿，具有放射性的吸引力。

进入客厅，忆文自己为他倒了杯饮料，说：

“郑先生，你有耐心等待吗？”

“是的，赵小姐。你必须相信我。”

忆文说：

“你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还没有一分情感。”

“这个我知道。”郑旭说：

“我有勇气及信心。赵小姐，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家中谈谈吧！”忆文说：

“郑先生以前有女朋友吧？”

“是的，赵小姐，可是那也仅是朋友而已，有些男女，一开始交往，就知道不可能结合的。”郑旭的脸色十分红润，有点不安。

他感到全身燥热，好像灌下了太多烈酒，只感觉血行加速，脉搏跳动变剧，还有一种奇妙的感受。

其实赵忆文也是如此，感觉从未有过的亢奋之情，不由暗暗惊奇。

因为她心中只有一个岳继云，如果是和岳继云在一起有这种种感受，还情有可原，和一个陌生人初次见面，怎会有此微妙的感受呢？

为了设法熄灭心头之火，二人同时再把半杯饮料灌下去。

但情况非但没有好转，且变本加厉，郑旭虽然尽力控制自己，但目光却在忆文的玉腿上扫瞄着。

而忆文有生第一次感到欲念的泛滥，也在忍耐，但渐渐的，她发觉眼前这人，越来越像岳继云了。

郑旭绝不是一个好色的年青人，只是在某种奇异的药力亢奋下已不足克制了，他用手帕按按额上的汗，讷讷说：

“忆文……”

这正是过去岳继云对她的称呼，忆文此刻不但视觉及听

觉，甚至于连意识之中，也把郑旭当作了岳继云了。

她望着他，那美眸中有十分热切的期待之色。于是郑旭站起来走近，握住了她的手。

肌肤相接，是欲海泛滥的导体。况且她既然把他当作岳继云，自是求之不得，所以没有挣扎。

在这种情况下，自不免得寸进尺，郑旭忽然抱起了她，而且以十分粗犷而热烈的方式吻着她。

而在此刻，室外正有一个女人在冷笑着。她是谁呢？当然就是登广告弄鬼的那个女人了。

郑旭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虽然抱着一个无骨的胴体，却仍不致想入非非，但克制欲念的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此刻正是“玉楼花下遇文臣，不曾真个也销魂”。人就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人性就有缺点。郑旭此刻美人在抱，柔若无骨，媚眼如丝，他不是铁打的，两条腿已不听指挥，向内间移动。

就在这时，大门外走进一个青年人，到了窗外向内一看，不禁面色大变，切齿说：

“原来她是一个下流的女人，算我看走了眼……”

青年人面孔扭曲一阵，回头就走，但他仍不甘心，必须看看这小伙子是谁？

于是他折回来进入屋中。

可悲的是，郑旭和忆文，此刻在某种亢性之药以及另一种“魔药”（LSD）的双重亢奋之下，根本未听到有人走进来。

而郑旭此刻抱着忆文，边走边吻，忆文在他的怀中则有如一团棉花。

青年人忍无可忍，上去揪住郑旭的头发一扭，郑旭的脸转回来，二人面对面了。

但郑旭不认识这年青人，这年青人却认识他，因为航业巨头的独生子，在港九无人不知。

可是这年青人可不管这一套，他另一手的食指向沙发上一指，说：

“姓郑的，把她丢到沙发上！”

郑旭既然不认识此人，而且看来比自己更英俊潇洒，以为仅是争风吃醋呢！他说：

“干什么？”

“把她丢下！”

“你是谁？”郑旭说：

“谁叫你管我的闲事？”

青年人大力夺过忆文，抖手丢在坐卧两用的大沙发上，忆文发出一声惊呼。

郑旭大怒，说：

“你是谁，如此无礼？”

青年人一个耳光掴去，郑旭原地转了一周，倒在地板上，青年人冷厉地说：

“告诉你无妨，本人就是岳继云。在过去，我还以为她是秀外慧中的好女人呢！原来是个裤带松的货色。现在，你们的戏可以继续上演了！”

岳继云轻蔑地瞪了忆文一眼，而忆文现在，正在半昏迷状态之中，发现此人也像岳继云，于是她喃喃地说：

“你，你是继云吧？”

“正是……”岳继云说：

“我是一个嫖客，本来想找你，可是现在已经倒了胃口……”

他大步往外走着，忆文定定神，隐隐觉得这才是岳继云，她说：

“继云……我知道你要与恰恰结婚了……”

“那是我个人的自由。”岳继云冷蔑地说：

“我总不能和一个妓女结婚是不是？”

忆文尚未清醒，对他的侮辱，没有注意，这时岳继云方出客厅大门，只见大门外涌进三十来个彪形大汉。

岳继云一看每个人腰上的水手刀，就知道这是真正的水手。他以为必是郑旭预先埋伏好了航运公司船上的水手。

岳继云可不在乎这些乌合之众，笔直往外走，水手们哪知他的厉害？一下子扑上三个。

岳继云正好大显身手，由上段的卷手、流手变为中段的挂手、旋手。接着跃起为旋脚踢和关节踢。

不到一分钟，倒下七个彪形大汉。接着其中五个已拔出水手刀。别看水手刀不过八九寸长，但在武器中也讲究“一寸短一寸险”。

正因为短，用起来灵活，几乎没有死角，不像四五尺长的战刀，避过刀身，就是死角，那就危险了。

岳继云的动作快逾飘风，横手、刀手、十字刀，只闻“蓬”“啪”之声不绝于耳。用刀的又倒下五个。

其中一个为首的中型身材大汉暴喝一声，说：

“河马，看我们二人的，其余的退下去。”

绰号河马的，真是名副其实，体重不下两百磅，手如蒲扇，胸口有茸茸黑毛。

二人左右一站，其余的退了下去，岳继云冷冷一笑，说：“杂碎们！我必须告诉你们，块头大没有用，不过是摔个大响而已。是谁叫你们来此的？”

为首的汉子说：

“当然是那位小姐……”大汉指指忆文说：

“刚才她打电话说，有人对我们少东不利！”

岳继云更加鄙视赵忆文，其实不是她打电话，对方只知道是个女人口音，自然会以为是忆文了。

“收起来吧！”岳继云冷笑着说：

“像你们这些料，我就是用一只手也能把你们放平……”

大汉怒吼一声，和河马扑了上来。河马一式铁叉手，大汉是刺入踢，一个是近攻，一个是远攻，若非老手，必定手忙脚乱。

但岳继云由折压手变为抛手，然后是挥手格斗，“蓬”地一声，河马的骨肋至少断了两根。

别看他皮厚肉粗，立刻弯下腰退去。大汉失惊之时，被岳继云一式飞脚踢，正中下颚，偌大的身子倒飞三四码，“叭哒”一声，落地昏死过去。

其余的大汉不由目瞪口呆，院中死寂一片，落针可闻。岳继云猛一回头，忽见墙头上有个人头缩了回去。

其实他早就猜到另有捣鬼，立即追了出去。

到了门外侧面，发现一辆小跑车刚转过街角。岳继云是骑摩托车来的，飞身跨上疾追。

他已经知道这女人是谁了？因为他也是被骗来的，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人要对忆文不利，但他赶来却看到这一幕。

本来他也看到忆文征婚的广告，也看到了别人为他和怡怡代登的订婚启事，这些事一冒产生联想，立即想通有人弄鬼。

岳继云兜了个圈子，绕过一条小街，迎面拦住，小跑车嘎然刹车，车上正是“小辣椒”金帼英。

“你……”金帼英木然说：

“你这是干什么？”

“问问你自己。”

“我怎么样？”金帼英仰着头，目注天空。

“我看你是吃了八顿饭没有事做，才会出这出意。”岳继云冷笑说：

“你不以为自己的行为太下流？”

金帼英厉声说：

“你有没有想想自己的行为？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爸？伤害我妈？”

“让我告诉你！”岳继云一字一字地说：

“那是因为宋子义死有余辜，你妈妈是非不分、善恶莫辨。若非看在他过去曾经帮过我，也许我会成全她和宋子义一道去！”

金帼英冷厉地说：

“岳继云，我不否认你厉害，但我不能不为爸爸报仇。”

“也许在你来说是应该的。”

“你敢跟我走吗？”

“我以为没有必要。”

“我以为只是敢不敢的问题。”

“龙潭虎穴我都敢闯，我早就把你看穿了……”

“那么把摩托车搬上来吧!”金帼英说:

“咱们找个地方算算账。”

岳继云搬上车子,就坐在金帼英身边,跑车疾驰而去。金帼英冷冷地说:

“你以为我是一个护短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愧对朋友?”

“真新鲜!”岳继云冷笑说:

“你居然也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是东西!”

“你说话最好检点些!”金帼英说:

“有件事你不知道,甚至于连家母也不大清楚,如果你知道了!你会感到内疚。”

岳继云大声说:

“杀死宋子义我永不后悔。”

“所以我以为你是一个心毒手黑的家伙。”金帼英说:

“这些年来,家父一直是受人所制,不得不如此。”

岳继云轻蔑地说: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

金帼英叹了口气说:

“既然如此,你下车滚蛋吧!像你这种不可理喻的人,还不配和那个魔鬼对抗,断送你一条命于事无补。”

三十三 人为财利令智昏

岳继云愕然说：

“你说清楚点好不好？你要我去见那个控制宋子义的人？”

“我本来有此意。”金帼英晒然说：

“可是我又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

“因为你缺乏男子汉大丈夫的襟胸。”

岳继云沉声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故弄玄虚。”

“算了！”金帼英停了车子，说：

“请吧！”

“你不为宋子义报仇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金帼英冷笑说：

“况且那人也不会放过你。”

“谁？”

“当然是真正获得宝藏的人！”

“又胡扯！”岳继云沉声说。

“你不过是想为死去的宋子义脱罪而已。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幼稚园的学生？”

“滚吧！我没有心情和你磨牙！”

“告诉我！”岳继云抓住她的双肩，大力摇着说：

“那个人到底是谁？宋子义生前为何没说？”

金帼英一字一字地说：

“那是因为家父不愿连累别人，尤其是你……”

“为了我？”岳继云哈哈笑着说：

“我看你一无所长，但说起谎来，却脸不红气不喘！”

“不信就滚下去。”金帼英嘲声说：

“我本就不想叫你相信的。”

“说说看吧！”岳继云晒然说：

“反正闲着没事做，就算听笑话好了！”

金帼英说：

“家父昔年曾被赵二麻子等人残害，奄奄一息，如果你不信，可以看看他身上的刀疤，有五六道之多。”

“人死了！要我看什么？”

“人死了刀疤仍在。”金帼英说：

“家父还没有埋葬。”

“很有趣！”岳继云说：

“你的孝心可以编入二十四孝内，因为你在千方百计为亡父改写历史。使他由奸邪变成一个受人敬仰的人物。”

金帼英说：

“赵二麻子残害家父后，本以为家父死了！他们在棋谱得手之后离去，却又来了一个人。”

岳继云说：

“你是个写小说的人才，你应该向这方面发展才对。”

金帼英说：

“我知道你不信，那就算了！下车吧！”

“说说看，那人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金帼英说。

“这件事直到家父临终前不久，才偷偷告诉我的。”

“凭宋子义的阴险，他会受别人控制？”

“我爸爸并不阴险，他是不得不背黑锅。”

岳继云说：

“金帼英，你必须具有相当的政治技巧，才能使我相信。”

金帼英说：

“告诉你吧！家父说那人很年轻，仅比你大七八岁，身手了得。而且神出鬼没。”

岳继云冷笑说：

“我不相信宋子义受人控制，而他却不认识那个人。”

“关于这一点，家父似有难言之痛。”金帼英说：

“但我坚信，爸爸心地不恶，只是为了某种重大原因不便说出来。不过他有一次慨然说：如果揭开那人的身份，很多人会遭遇不幸，也将对不起老友。”

“哪个老友？”

“我想是指你的亡父。”

“这……”岳继云冷笑说：

“越扯越远了！他做了坏事，总要想办法为自己赎罪，那是不足为怪的。”

“好吧！”金帼英冷峻地说：

“你愿意见到个人吗？”

“当然，也可以说印证一下你的人格与宋子义的人格。”

金帼英说：

“但我必须再次的声明，家父说过，他不信有任何人是那人的敌手，包括智机与身手。”

“让我告诉你，还没有一个人能凭口舌之利把我吓倒！”

“那么走吧！”车子向前驰去，金帼英说：

“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死亡方式。”

岳继云说：

“你妈妈和李庆在一起？”

“不错。因为他已经改邪归正了……”

车子到了市郊附近，一幢花园洋房墙外，金帼英说：

“就是这里，此人绰号叫做‘血蝙蝠’，意思是昼伏夜出，杀人不眨眼。你要酌量点，我可不能奉陪了！”

“请吧！”岳继云说：

“如果此人正是正凶，我会干掉他的。”

岳继云下车，金帼英驾车离去。

这洋房占地不过五六十坪，已无灯光，在外面望去，此人过着相当写意的生活，却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

岳继云摸出身上的武器，绕墙一周，自后面翻墙过去。这里是花园，栽着一畦畦的花苗。

大约十五六公尺之外，就是小洋房的后部。岳继云听了一会毫无动静，立刻伏身强窜，到了后窗外。

这室内是客厅，已放下窗帷，看不见里面的动静和景物，但他伸手推窗子，竟是虚掩着的。

岳继云胆大心细，由于无灯，且窗帷放下，假若屋中之人又能暗中监视，自己一进这窗子就可能被人所制。

于是他用刀子挑了窗帷一下，仍无动静，然后探头向内望去。

这客厅约十坪左右，一切现代化，地上有高级地毯，墙上那架设计精巧的壁钟，每隔一分钟必有一个小女孩自钟顶小门内探出头来，敲那小鼓一下，敲完再退回闭上小门。

岳继云心想，此人不但会享受，而且看来还是个知识分